



第369期



## 老師的年終反思

# 照顧學習差異 挑戰中的挑戰

對通識老師來說，教學也許不是最困難的事，反而校內考評的挑戰不少。特別是大大小小的測驗考試，通識老師往往要安排不同級別的試卷，單是思考核素材已不容易；篩選素材時往往需顧及時間性，除非是極具代表性的事件（如九一一、2003年七一遊行等），否則素材應貼近時事，盡量避免以一些「陳年舊事」作考核題目。

好像「雙失青年」話題，問題當然未完全解決，但討論的高峰期距今已有一、兩年，如果用作今年的期終考試，不但老師和同學均不太熟悉，更糟糕的是給予同學錯誤的訊息：平日無需緊貼時事，即使課堂如何即時回應新聞也是徒然，反正考核的還是舊事。換句話說，老師需要熟悉世情，舊試卷只可作參考之用。

### 答案完美才給滿分？

即使想好了素材，如何與單元結合又是另一難點。如何以同一件事考問幾個不同單元？如何可跳出一般的題目框框，讓同學進深思考？考評局的樣本試題固然可作參考，但題目的數量及類型不多，有時也要找多點來源和靈感，好像出版商的練習試題、報章的通識版面等，千慮一得，有時也有收穫。

批改又是另一重點。雖然批改前會召開閱卷會議，討論評核準則，但教師畢竟不是機械人，批改的過程難免也有誤差。筆者發現這種誤差十分有趣，趨勢總是越來越嚴謹，分數也越來越低。更奇怪的是，分數好像跟作文一

樣，長題目滿分者猶如鳳毛麟角，以致同學難免好奇：那個滿分是否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標準？事實是，老師心中總覺得滿分應該預留給十全十美、無可挑剔的答案，但考評局的評分標準一再強調，滿分不一定要完美——所以這可能是通識老師的心魔吧。

### 個別指導 盡力而為

批改完畢，成績是龍是蛇終有結果，但如何照顧學習差異是挑戰中的挑戰。總括來說，每班總有同學在通識科遊刃有餘，特別是女同學（並無歧視之意），當中不少駕馭文字能力高超又留意時事，成績自然十分理想，叫老師甚覺安慰；但亦有不少同學不擅長表達自己，運用、解讀

資料能力不足，以致經常被成績弄得灰心灰意冷。特別在課堂上，為追趕課程內容，老師實很難為個別同學的需要而犧牲討論的深度或難度，所以他們的挫敗感頗深。

老師可做的是唯有課後跟他們個別教授課程內容、傳授技巧，但如何可令他們冷靜的心再次火熱起來，卻非一時三刻可以做到。長遠來說，如果每班都有相當部分同學需要特別照顧，老師有多少能耐應付呢？

事情也許並非如此悲觀。好像耳熟能詳的「海星的故事」，老師未必有能力「拯救」所有在通識科灰心失意的同學，但多救一個就是一個，這就是教育的真諦吧。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 劉錦輝



## 通識成效看考評 是喜是憂

新高中通識推出兩年了，連串調查顯示師生的壓力有增無減。教協新一項調查再度反映壓力爆煲的教師比去年增加，獨立專題探究在棘手榜列第2，平均每名教師要指導31個學生，最極端的甚至過百人，每周要花10小時跟進學生研習進度的同工佔一成。

本報今年3月起推出「通識專題探究」專版，迄今走訪了5間中學，但記者發現就算是經挑選的中學生，也不乏對專題探究不甚了了者。這批同學獲邀請代表學校參加校際專題探究比賽，尚且如此，一般中學生對完成專題探究有多大把握可想而知。難怪許多教師苦惱不已，畢竟專題探究佔通識科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引入通識科及其相連的專題探究，是教育改革的亮點和精髓，但不可忽視配套及實質工作。由醞釀開科的05年，到開始推行的09年，前線教師不斷爭取通識師生比例較其他學科減半，教育局直至去年才撥出一筆過的32萬津貼，明年若用光還有沒有新資源，仍是未知數。

專題探究當然是好東西，但如今出現形式化、中看不中用的趨勢。收集意見好像只有問卷一途，但取樣和對象往往離不開老友，通識教師王庭軒就批評「學生做

了200份問卷回來，但可能只是叫身邊10個同學去做」。身兼中學教師的環保觸覺負責人譚凱邦曾慨嘆，幾乎每個月都有不同學校的中學生約訪問，不外乎保育、屏風樓、光污染等題目，結果他近乎「不務正業」。筆者忽發奇想，考評局大可翻閱一下各校學生初步提交的專題，關於環保的佔多少？角度與深度怎樣？通識科和專題探究原本應該是最有活力兼發展空間的學科，可惜受制於必須同中英數平起平坐的先天考慮，考評要求仍不脫條條框框。一則該科關乎升大學機會的有無，二來要按國際標準去衡量水平。就算教得生動，學得活潑，若然過不了前面兩關，一切努力和心血恐怕也是徒勞。

君不見教改十年，「求學不是求分數」喊了好幾年，幫你摘A的補習天皇和補習社是10倍速的增加，中學生補習市場一年營業額就是20億，通識名師份額看來不低。這是考評局的號召力，還是教改的成功？明年的第一屆通識科文憑試，學生成績自是焦點，更會是各方論通識成敗的依據，至於學生是否養成自學、博覽、濟世的通識精神，真正關心的人有多少？

呂少群



## 80年代黃金期 全港戲院104間

香港電影業發展百多年以來，經歷數次高峰及低潮期，從全港電影院數量的轉變，某程度上也可反映不同年代電影業的興衰。

之前提過早在19世紀末，香港已經出現首間電影院——同慶戲院，1900年後又陸續出現了喜來園、太平、高陞以及比照、域多利、奄派亞影畫戲院等，不過部分其實是演粵劇為主，並非正式的電影院。據統計，20年代初香港電影發展的萌芽時期，全港只有4間專門放映電影的戲院，包括港島區的新比照、香港影畫戲院和新域多利戲院，以及坐落九龍油麻地的廣智戲院。

到了20年代中與30年代初，香港電影業開始蓬勃發展，當時全港戲院增至12間，港島中西區一帶的皇后戲院、新世界影畫戲院、中央戲院、娛樂戲院和銅鑼灣的利舞台等陸續開業，九龍彌敦道一帶也開設了多間老牌大戲院如普慶、光明、油麻地戲院等。

30年代中期以後香港電影進入了有聲年代，電影院更如雨後春筍。不過到了40年代二次大戰期間，香港電影發展一度陷於停頓，南洋和大觀等片場都被日軍炸成廢墟，不少電影廠和戲院設施也受



▲廣智是歷來最小的傳統戲院，全院只有300多個座位

到破壞。到了戰後，香港電影立即又再蓬勃發展，50至60年代全港戲院已達66間，中環的娛樂戲院還成為首間放映闊銀幕及立體電影的戲院。到了70至80年代香港電影進入黃金時期，全港戲院於高峰期一度多達104間、逾12萬座位。自90年代以後，不少傳統的大型戲院陸續結業，時至今日全港只剩下47間戲院。

還有一項有趣小統計，原來百多年來最細的傳統戲院是油麻地的廣智戲院，它落成於1919年，全院只有365個座位，但也分為前座、中座、後座及樓座。戲院的設施也很簡陋，銀幕只是一張白布，也沒有冷氣，座椅都是木板硬椅。該院於1968年7月拆卸。至於歷來最大的戲院是新蒲崗的麗宮戲院，於1966年開幕，擁有3000個座位（相當於新伊館）及74呎銀幕，開幕首映電影是由陳寶珠、蕭芳芳、薛家燕主演的《彩色青春》。該院最後於1992年結業，改建為現時的越秀廣場。

（水銀燈下·三十）

祁文



## 一廟奉二神 建築具特色

香港廟宇衆多，遍布港九新界；大部分奉祀一神，也有奉祀兩神的。元朗橫洲的二聖宮和錦田的二帝書院、周二公書院是後者的典型例子，它們不但歷史不淺，而且建築頗具特色，因此位列香港法定古迹（前兩者）或歷史建築（後者）。

橫洲雖近朗屏邨，但屬鄉郊地帶，有多條村落。新界有不少有名的單姓村落，如鄧、侯、廖、文、彭等，但橫洲卻為雜姓村。橫洲雖以「洲」為名，但並非島嶼，只是東面為乾旱的山貝河所分隔。橫洲東頭圍村有一座建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的廟宇：二聖宮，奉祀洪聖和車公。二聖宮由當地村民合資興建，為兩進一院式青磚建築。洪聖為海神，尊稱南海洪聖大王，又稱洪聖爺或赤帝。香港奉祀洪聖的廟宇不少，其中滙西洲的洪聖古廟也是法定古迹。車公相傳曾護衛南宋帝昀到今香港地區，後病逝，後人敬其忠勇而立廟奉祀，尊稱車大元帥。沙田和西貢蠔涌也有車公廟。

元朗另一供奉二神的法定古迹是位於錦田水頭村的二帝書院。書院建於道光末年，由新界五大族之一的錦



▲周王二公書院



▲橫洲三聖宮

田鄧族建立。書院也是兩進一院式青磚建築，除了供奉文昌帝和關帝外，更用作講學和教學之所。

水頭村還有周二公書院，二公指清代兩廣總督周有德和廣東巡撫王來任。清初朝廷為對付鄭成功而下令沿海居民內遷，嚴重打擊沿海地區的民生經濟，二公上疏康熙帝力陳遷界之弊，請求撤銷「遷海令」，4年後朝廷批准居民返回原居地。錦田居民感激二公再生之恩，便建周二公書院，以之作爲教育子弟之所。

嶺南大學區高級講師 梁勇



▲錦田三帝書院內部擺設



## 跳出文字框框 英語戲劇 肢體傳達知識

上兩個星期筆者已分析過英語詩詞和歌曲創作如何提升學生的創意和批判思考，今次將介紹第三種教學法——英語戲劇創作。戲劇與詩詞、歌曲大相逕庭，因它並非仗賴文字傳意，而是綜合臉部表情、聲線運用、肢體語言、場景、道具、燈光及配樂等元素，以醫護理論及學生表演，構成一個既有理論，亦能反映團體精神的戲劇。

筆者安排學生4至5人一組，創作一齣8至10分鐘的英語戲劇，將課堂知識與藝術表演融合。由於時間所限，學生須妥善處理每個場景的長度。分場往往長短不一，長場交代醫護理論，講求節奏明快、順暢自然，切莫流於堆砌累贅；短場處理更要凸顯劇場效果，製造高潮。學生從中得以將所學知識靈活應用、融會貫通。

課堂上的獨特時空造就富劇場主義的戲劇架構，這在場面調度方面尤為明顯。同學可控制過場速度，甚至介入故事順序，疏理時空。他們雖不能依靠左焦離焦、黑白底片等過場技術，但反而大膽設定極大的時空間距，在主線情節中加插《死亡筆記》、《美少女戰士》、《白雪公主》等經典場面，把回憶、現實和想像等情景緊密接連，將創意發揮得淋漓盡致。



## 龔自珍 抱變革思想 賦詩為經世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己亥雜詩》

清代詩人龔自珍出身書香門第，父親龔麗正為官，亦是文人志士，著有《國語注補》、《兩漢書質疑》等，母親段馴乃古文文字學、漢學大師段玉裁之女，善寫詩，著詩集《綠華吟謝詩草》。

龔自珍出生於杭州城東馬坡巷，啓蒙教育由母親承擔，後有私塾教師宋瑤教導，文史並重，經子兼顧，打下了很好的文學基礎。12歲跟隨外祖父學習《說文解字》，接受嚴謹的訓詁訓練，14歲開始考究古今官制，撰《漢官損益》等文，16歲通讀《四庫全書提要》。

雖有良好的文學素養，龔自珍卻在考試中屢次落第，直到38歲才考中進士，這期間的經歷讓他認清社會



▲位於杭州的龔自珍故居

政治現實，產生革新的思想，也成為日後文學創作的原動力之一，寫出《明良論》、《尊隱》等政論文。

龔自珍學識淵博，不僅精通詩文，對金石、目錄、地理、經史百家都有涉獵，寫作自成一格，有「龔派」之稱。詩作中以三百一十五首短詩集合而成的《己亥雜詩》最為經典，這些憂國憂民的詩句可謂他一生中思想的精華。他自幼受長輩教導，奠定厚實的樸學基礎，但後來面對社會變遷，轉而致力經世之務，認為文

學必須有用，曾說「曰聖之時，以有用為主」，認為詩和史的功能一樣，都應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而他的變革思想也為後來的變法圖強開了先聲。

方悅

### 徵稿細則

本報「通識新世代」多個欄目歡迎師生投稿，刊出後，略致薄酬，細則如下：

第二版「觸景立畫」徵求照片、畫作和漫畫，須附圖說，講主題談心得，200字為限；

第三版「通識平台」、「我教通識」、「通識教室」，歡迎教師自述或推廣通識課的教學法、選材法，以資交流，1000字為限；

「茶水站」歡迎師生暢談通識教學、教育育人的經歷感受，500字為限；

「走出校園」、「交流動態」讓師生講述考察、參觀學習的見聞，500字為限；

逢周一、四推出「活力校園」的「聞聞新天地」、「教員室」、「學界動向」、「初學粵劇」600字為限。

投稿者請附個人資料，即任教或就讀的學校、居所、電話及電郵，寄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座3樓大公報「通識新世代」，或電郵至ed@takungpao.com.hk